

存在句的生成:生成整体论的视角

王志军

(上海财经大学,上海 200433)

提 要:本文从生成整体论视角的语言观出发,对存在句的生成进行探讨,从而对存在句的形成机理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进入存在句的各要素是一个个可以进一步分化的小整体,通过对相关要素的语义分解我们可以看到,词典义不表的“存在”义的动词之所以能进入存在句,是因为它们蕴含“存在”义,而不蕴含“存在”义的动词是不能进入存在句的;“存在”义的成功释放必须经过各相关要素之间的选择和匹配,最后实现功能耦合,体现出整个句式的意义。这一生成过程是从小整体到大整体的动态生成,而不是机械组合。

关键词:存在句;生成;生成整体论

中图分类号: H0 - 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08)03 - 0033 - 5

A Generative Holistic Study of Existential Sentences

Wang Zhi-ju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The study of existential sentences has been a focus of study in linguistics, but leaves some doubts unsolved. Guided by the generative holism theory, a more convincing explanation of the generation of existential sentences is achieved: Every component in a sentence is a whole that can be decomposed. The verbs without an existential meaning in its dictionary definition can appear in existential sentences because they entail an existential meaning which can be uncovered by decomposing their semantic structure, while those that don't entail an existential meaning which cannot appear in existential sentences; the releasing of this entailed meaning depends on the blending of all related components involved in the event denoted by the sentence. The generation of existential sentences includes the blending of all related components, not a simple composing of them.

Key words: existential sentences; generation; the generative holism theory

1 引言

本文讨论汉语的存在句。很多文献是把存在句和隐现句放在一起讨论,统称为存现句。由于关于隐现句的讨论疑问较少,所以本文重点放在存在句上。

汉语除了有表存在意义的形式动词“有”外,许多表动作的不及物动词和及物动词都可以出现在存在句中,表示某个地方存在某种事物,比如:

桌子上有一本书。

路上走着一个人。(比较:他在路上走着。)

黑板上写着一个字。(比较:他在黑板上写字。)

对此,许多语言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描述和阐释,但都多多少少存在一些疑问。如任

鹰在构式语法的基础上对存现句的性质进行讨论后总结道,“特定的句式框架会使动词产生一种临时性质的附加义,这种附加义不能被视为动词本身的意义,存现句中的动词所具有的‘存现义’,都属于这种临时性质的附加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句式赋予动词以意义,句式规定动词的语义实现状况”(任鹰 2000: 39)。然而,这样的论断存在的问题是:既然是句式赋予动词以意义,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动词进入该句式就会获得所谓的附加义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知道,有许多动词是不能进入该句式的,例如:

* 门口哭着一个孩子。(比较:一个孩子在门口哭着。)

* 床上脱着一支袜子。(比较:他在床上脱袜子。)

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些动词的“存在”义是句临时赋予的附加义。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进入存在句的动作动词本身蕴含了“存在”义,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释放出来,而那些不蕴含“存在”义的动词就不能进入存在句。那么,这些词典义不表“存在”义的动词其“存在”义又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有些动作动词,如例 中的动词蕴含“存在”义,而其他类似的动作动词,如例 中的动词则不蕴含“存在”义?这些蕴含的“存在”义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又是如何释放出来,从而生成像例 这样包含动作动词的存在句的?这些问题促使我们对存在句的形成过程及背后的机理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

2 存在句的生成过程及机理

徐盛桓(2007)在讨论双及物构式的生成过程中,采用反溯法(根据已知的某一构式的显性表述推测其形成的过程),从筛选、分化、整合三个认知步骤对词典义不表“给予”义的动词进入双及物构式的过程进行了推衍和论证,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我们引言中提出的问题跟徐盛桓(2007)讨论的问题颇有相似之处,所以我们拟根据徐盛桓(2007)提出的研究思路和模式对词典义不表的“存在”义的动词进入存在句的过程进行分析和讨论。

2.1 要素的筛选

我们知道,要将人类的某一经验用语言表达出来,首先,要对所表达内容的最基本的几个要素抽象或筛选出来,从而组成一个表达式。存在句表示的内容为“在某处存在某种事物”,一般以“表处所的词语+动词+表存在者的词语”为结构形式。所以存在句的基本要素包括三个:(1)存在地点,(2)存在主体,(3)存在关系。表存在关系的动词除了形式动词“有、是”以外,还包括词典义表动作的不及物动词如“躺、站、坐、趴、蹲、跑、走”等,及物动词如“放、挂、晾、摆、扔”等。我们前面提到,这些动词之所以能用来表存在关系可能是因为它们蕴含“存在”义。那么,这些表动作的动词所蕴含的“存在”义从何而来?其次,为什么许多类似的动作动词如不及物动词“哭、喊”等,及物动词“脱、舀”等不含“存在”义?根据认知语言学的研究(Langacker 1987: 272),进入语言表达式往往是一个个没有经过分解的语义整体,当这些语义整体进入一个具体事件的认知域时,激活的往往是这些整体所蕴含的各个分化出来的环节,而这些环节往往是我们习以为常而

难以觉察的。所以,要弄清楚上面所讨论的动词是否蕴含“存在”义,我们必须对这些动词所表示事件的相关要素进行分化。

2.2 要素的分化

在我们对能进入存在句的动作动词所涉及的相关要素进行分解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存在”的具体含义。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存在”的释义为“事物持续地占据着时间和空间”。所以,要判断一个动词是否蕴含“存在”义,关键看该动词所表达的事件中的相关要素对时间或空间持续地占有与否。

试考察“坐”类动词。《现代汉语词典》对“坐”等体态动词的解释是:

坐:把臀部放在椅子、凳子或其他物体上,支撑身体的重量。

站:直着身体,两脚着地或踏在物体上。

躺:身体倒在地上或其他物体上。……

从这类动词所表达的事件诸要素来看,进入语句的是一个整体的,如“他在椅子上坐着,他在板凳上站着,他在家躺着”,其中名词性成分“他”,“椅子、板凳、家”和谓词性成分“坐、站、躺”都是一个个的(小)整体。这些小整体是可以分化的,例如,人在椅子上坐着,和椅子发生接触的是人的臀部,而不是整个人,臀部接触的部位是椅子的平面部分,而不是整个椅子;人在板凳上站着,和板凳发生接触的是人的双脚,而不是整个身体,双脚接触的是板凳的平面部分,而不是整个凳子;人在家里躺着,和某一表面发生接触的主要是人的背部,而不是前部,人的背部接触的是家里的某一表面,如床、地板或椅子,而不是整个家的空间。而“坐、站、躺”这类动词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是:这些动作的实施必然伴随或导致某一事物对某一空间持续性的占有,并且这些占有是通过人或动物身体的某一部分和某一空间的直接接触完成的。所以,这类动词虽然在使用过程中可以撇开处所单独出现,如“有的站着,有的坐着”,但这类动词无疑蕴含了“存在”义。这种“存在”义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得到释放,使该类动词出现在存在句中,如“椅子上坐着一个人,板凳上站着一个人,家里躺着一个人”等。

相比之下,像“哭、叫喊”类动词,进入语句的整体和上述动词非常相似,比如,我们可以说“他在椅子上哭着”。但一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其中的差别。发出哭、喊这一动作的身体部位主要是人的喉部,它是不和椅子或其他空间发生表面接触的,“哭”这一动作的实施也可以说是不可

对包括椅子在内的任何空间起到占有的作用。所以这类动词不蕴含任何“存在”义,从而也不能出现在存在句中,如我们一般不说“*椅子上哭着一个人”。

我们知道,“坐”类动词表示的是人或动物有意识的活动,他们发出的这一些动作由于占据了一定的空间从而蕴含了一定的“存在”义。吕云生在讨论存在句时谈到,一些不由意志所控制的动词,如“闪烁、飘扬、跳动”等,由于其所含的客体是存在于一定地点的固定物,即该客体的动作只发生于该地,客体、动作、处所相统一,所以都能出现在存在句中,如“楼顶上飘扬着一面彩旗,胸膛里跳动着一颗火热的心,湖面上闪烁着耀眼的波光”等(吕云生 2005: 67)。显然,这背后的机理是这些客体在动作的发生过程中必然占据一定的空间,从而使这些动词具备了一定的“存在”义。

下面我们来看看“跑”等移动类动词。《现代汉语词典》对“跑”类动词的解释为:

跑:两只脚或四条腿迅速前进。

走:人或兽的脚交互向前移动。

爬:昆虫、爬行动物等行动或人用手脚一起着地向前移动。

显然,伴随这类动词进入语句的是整体,例如,进入语句的名词性成分往往是人或动物。然而直接发出动作、和某一空间发生接触的只是人或动物身体的某一部分,如手、脚等。从动词来看,不进行分解的话,它们似乎和其他动作动词没什么两样,比如“他在地上爬”和“他在地上哭”两句话看不出本质的区别。但一分解,我们就能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爬”类动词的中心意思是表示“移动”,而一个物体一旦移动,便与一定的空间发生联系(包括接触和摩擦),从而占据一定的空间。显然,“爬”等移动类动词通过移动持续的占有空间从而蕴含“存在”义,能出现在存在句中,如“地上爬着一只乌龟,房间里飞着一只蜜蜂,院中滚着个小火柴盒”等;而“哭”动词不具备占有空间这一特性,不能出现在存在句中。所以,吕云生经过分析后得出结论:所有的移动动词,无论是自然动作动词(不受人、动物或其他外力控制的动词),如“流动”类动词(例如“脸上流着汗”),还是上面我们讨论的、由人或动物所控制的非自然动作动词,都可以实现状态化,从而出现在存在句中。在存在句中,移动物与处所并不构成相互运动,而是处于相对静止的关系中。(吕云生 2005: 66 - 67)

上面讨论的是能进入存在句的不及物动词的

情况。我们看到,能进入存在句的不及物动词,不论是自主性的还是非自主性的,都有可能蕴含“存在”义,从而进入存在句。下面我们来看看能进入存在句的及物动词的情况。

进入存在句的及物动词主要有可表物体置放状态的动词,如“放、晾、摆、扔、摊、铺、吊、盛、驮、挂”等,表物体等(在身体等部位)存在状态的动词,如“戴、穿、叼、夹、抱、披、背、捧、含、别、搂”等,表物体由来状态的动词,如“绣、刻、画、写、织、印、抄、种、栽”等(李临定 1990: 95 - 98)。我们来看《现代汉语词典》对这些词的解释:

放:使处于一定的位置。

戴:把东西放在头、面、胸、臂等处。

绣:用彩色丝、绒、棉线在绸、布等上面做成花纹、图像或文字。……

对这些动词进行分解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一个共同特征:这些动词所表示的动作在实施的过程中,虽然动作的发出者并不一定占据某一空间,但这些动作作用的对象在动作的实施过程中必定会占据一定的空间,并且,当动作产生的结果出现后,这些动作仍然可以表示状态的延续,表示结果以某种方式存在下去。从而我们可以说这些动词蕴含了一定的“存在”义,可以用来表示事物的存现状态。比如,“山上种着一排排的树”中“种”的动作是以树的整齐排列的状态延续下来的,种出来的树与自然生长的树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种”这一动作动词可以用来表示树的存现状态。

而相比之下,像“脱、忘、舀”这些动词,虽然其作用的对象最终可以占据一定的空间,能用在和放置类动词相似的主动句中,如“他把袜子脱在床上,他把书包忘在家里,他把汤舀在碗里”等,但这些动作本身的含义是使某一事物脱离某一空间,而不是占据某一空间,这些动作不可以表示状态的延续,所以这些动词是不蕴含“存在”义的,不能出现在存在句中,如我们不能说“*床上脱着袜子,*家里忘着书包,*碗里舀着汤”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得出结论:不论是及物动词还是不及物动词,只要它们的语义特征中蕴含了“存在”义,就能进入存在句,而不蕴含“存在”义的动词是不能进入存在句的。通过分析我们还认识到,这种蕴含的、潜在的“存在”义只有通过通过对相关要素的语义分化才能发现,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认为这类动词是动作动词而不是存在动词的原因。

至于为什么用整体义来体现其包含的某个环

节,如一些动作动词可以用来体现其表示的整个事件中包含的“存在”这一环节,徐盛桓用“基于模型的常规推理”理论中的“相邻律”对这一机理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解释,在此我们不再赘述(徐盛桓 2007: 258)。

那么,这些动词蕴含的“存在”义是怎样释放的?是蕴含“存在”义的动词可以无限制的进入存在句式,还是它们必须受到其他要素如处所和存在主体的限制?要弄清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考察各要素之间的整合过程,即分化后的各要素之间是如何选择、匹配,最后实现功能的耦合,成功地表达一个存在事件。

2.3 要素的整合

我们知道,一个典型的存在句式是由“处所+存在动词(“有”或“是”) +存在主体”组成,表示处所和存在主体之间的一种静态的、抽象的存在关系。这个句式的存在为蕴含“存在”义的动作动词“存在”义的释放提供了一种可能。如果条件成熟,这些动词的动作义就得到抑制,蕴含的静态的“存在”义就得以释放出来。但研究中我们发现,蕴含“存在”义的动词并不可以自由地进入存在句。比如,任鹰在存在句的研究中比较了以下几组句子:

a *院子里跳着一个人。 院子里跳着一只猴子。

b *田埂上蹦着一个人。 田埂上蹦着一支蚂蚱。

c *水里游着一个人。 水里游着一条鱼。(任鹰 2000: 37)

任鹰指出,虽然人能做出“跳、蹦、游”之类的动作,但它们并非人的常规动作,难以作为人的正常存现方式而出现在存在句中,而相反,如果存现主体是以“跳、蹦、游”为基本移动和正常存现方式的其他动物,如猴子、蚂蚱、鱼等,它们便可以出现在存现句中。从此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存在句式的生成,并不是几个要素简单的相加,它们之间必须进行相互的选择和匹配,才能实现功能的耦合,成功地创生出存在句,表达存在这一意向内容,否则,这些动作动词蕴含的“存在”义就难以释放出来。例如,“跳”和“人”两个要素组合在一起为生成存在句创立了条件,因为人的双腿可以通过跳动占据一定的空间,但由于“跳”不是人的正常的存现方式,它不能体现人的存在方式或状态,从而其“存在”义不能得以释放。在此条件下,“跳”只能表动态的动作义,如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在院子里跳着”。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

些人或动物的常规动作之所以能用来表示存在的方式或状态,是因为它们是人或动物发出的、不断出现在人类认知经验中的习惯性动作,久而久之,这些动作就作为伴随它们出现在人类认知经验中的方式或状态固定下来,用来表示人或动物出现在某一场所的存现状态。

3 存现句生成的整体观

生成整体论是在认知科学的新研究成果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这种理论认为:事物的生成过程不是一部分一部分简单地组合,而是从潜在到显现过程中相关因素的整合,整个过程是往往通过相关因素突现性的多层次耦合,生成具有新质的事物(李曙华 2006)。这种新的研究范式相对于机械论、构成论来讲,无疑是对事物形成过程认识的一个新的突破。这种研究范式对我们语言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这一点从我们上面对存在句生成过程的探讨已得到了印证。从存在句的生成过程,尤其是动作动词进入存在句的过程来看,首先,进入存在句的不是孤立的、静止不变的“部分”,而是一个个可以进一步分化的、动态的相互依存的(小)整体。例如,进入存在句的移动类动词在分化的过程中,不但包括自身的分化,即某一实体经过移动占有一定的空间,从而使该动词具备“存在”义;还包含了存现主体的分化,即移动的是存在主体的四肢,存在主体通过四肢的移动占有一定的空间,几个小整体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其次,这些小整体与大整体的关系不是小整体相加构成大整体,小整体之间以及小整体与大整体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小整体通过整合实现功能的突现性的耦合,体现大整体的意义。例如,移动类动词的“存在”义要成功的释放,还得取决于存在的主体和存在的地点的性质,如相互之间不能匹配,则它们不能实现功能的耦合,无法成功地生成存在句式,如“*水里游着一个人”等。显然,这种生成整体论视角下的存在句研究使我们对存在句的生成过程以及存在句的性质都有了比较清晰和深刻的认识,对词典义表动作的动词其“存在”义从何而来、它们又是如何进入存在句等以前我们深感困惑的问题有了较好的答案,并发现了许多过去注意不到的有意义的现象。

4 结束语

很显然,生成整体论视角下的存在句研究相对于其他相关研究是有一定优势的。比如,在文

章开头我们提到的基于构式语法的存在句分析,其问题在于不能很好地看到动词本身在句式生成过程中的作用,所以不能解释进入句式的动词的限制,即只有含“存在”义的动词方可进入存在句。而存在句的生成整体观不但让我们看到了词典义不表“存在”义的动词其“存在”义由何而来,并让我们充分认识到这种“存在”义如何与其他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最终成功地释放出来,生成新的句式。又如,张克定(2006, 2007)从认知语言学的图形-背景关系出发,对英语存现结构的认知和功能进行了剖析,认为英语中表存现关系的 There结构的性质可用“触发语(trigger) + 过渡(transition) + 图形(figure) + 背景(ground)”(简称 TfFG)来概括。显然,用图形-背景这种解释自然语言中空间关系的理论来描述存现结构的性质是有一定道理的,它对英语存现句的语句类型的概括(存现构造可抽象地概括为 TfFG构造),对语句殊型(语句类型的各种变体)的分析,对静态的存在型 TfFG构造(表方位关系)和动态的呈现型 TfFG构造(表移动关系)的区分都使我们对英语存现句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但该分析留下的一个疑问是,如果把句中的动词单纯分析为一个过渡语的话,那么为什么英语中有的动词不能进入存现句,成为存现句中的过渡语,如“* There cried a baby in the room? 如果我们从生成整体论的视角来分析,这一疑问可以得到释解。从生成整体论的视角来看,进入存现结构的每一个要素都是一个小整体,它们在构筑大整体的过程中应是相互匹配、不可分割的。那么,背景、图形、过渡语之间应是相辅相成、相互匹配的。根据张克定(2007)的分析,无论是存在型 TfFG构造还是呈现型 TfFG构造,体现的都是一 种认知空间框架,因此,过渡语应能反映出图形与背景之间的空间关系,不能体现这种空间关系的过渡语是不能进入存现结构的。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像 cry这类词是无法使图形(存现主体)和背景(存现地点)建立起某种空间关系的。它既不能像移动类动词一样可使某一图形进入或离开某一背景,也不能像含“存在”义的动词一样使某一图形存在于或呈现于某一背景,所以它不能进入存现句。

总之,基于生成整体论的存在句研究帮助我们较好地解决了我们对存在句的一些疑惑以及模

糊认识,使我们对存在句的认识更为全面。基于生成整体论的语言研究无疑为我们认识语言的本质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我们还将以生成整体论的研究范式为指导对其他语言现象作进一步的考察,以对语言的生成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参考文献

- 范晓. 汉语的句子类型 [M]. 太原: 书海出版社, 1998.
- 顾阳. 关于存现结构的理论探讨 [A]. 徐烈炯主编. 共性与个性——汉语语言学中的争议 [C].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9.
- 李临定. 现代汉语动词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0.
- 李曙华. 当代科学的规范转换——从还原论到生成整体论 [J]. 哲学研究, 2006(11).
- 吕云生. 有关“施事后置”即“非宾语假说”的几个问题 [J]. 语言科学, 2005(5).
- 任鹰. 现代汉语非受事宾语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徐盛桓. 相邻关系视角下的双及物句再研究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7(4).
- 张克定. 英语存现结构的认知解释——英语存现结构的认知与功能研究(之二) [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6(6).
- 张克定. 英语 There结构的认知解释 [J]. 外语学刊, 2007(2).
- Croft, W. and Cruse, A. D.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Goldberg, Adele, E.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Theoretical Presuppositions*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2005.
- Levin, Beth & Macka, Rappaport *Unaccusativity: At the Syntax-lexical Interface* [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5.
- Talmy, L.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Semantic Structure in Lexical Forms [A]. In Shopen, T.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III):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